

# “聋人小清华”：大地有爱，花开无声

本报记者雷琨、白佳丽、张建新

天津理工大学的校园面积不小，教学楼都是整齐统一的砖红色，初来乍到的人容易迷路。但如果你问聋人工学院怎么走，连东门口咖啡厅入职不久的店员，都能为你准确定位。在这里，没人不知道这座被誉为“聋人小清华”的学院。

聋人工学院是中国第一所、世界第四所面向聋人的高等工科特殊教育学院。从1991年，其前身天津大学机电分校特殊教育部（简称特教部）成立并招收首届学生算起，聋人工学院开启并见证了中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30年的发展历史。如今，学院教学楼立于校园西侧，这栋2013年投入使用的建筑，像楼前刚长到碗口粗的树木一样正当年少，一层墙上“中国梦也是残疾人的梦”十个大字红得鲜亮。三十载光阴流转的印记则被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教学楼的五层，有一面长长的照片墙，历届学生的毕业合影都被张贴于此。像素越来越高、年份越来越远，青春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穿着从白色的确良衫衫渐变成黑底学士服；院里的老师们接力般默契守候在前排，有的从青丝满头守到华发渐生。

更详尽的学生档案，存在老师的脑海里。他们不仅记得这些孩子从哪里考来、毕业后去了哪里，还记得他们失去听力的年纪和原因，甚至记得谁为了省钱总不好好吃饭……

## “手语版国歌”研制者：基础都是在这儿打的

1992年9月，从山西太谷考来天津读书的“学霸”少年陈华铭，平生第三次“懵”了。

那一年，特教部首次走出天津，在全国5个试点省市招收聋人学生，陈华铭赶上了。但直到他放下行李走进教室，才意识到自己是同级11名听障生中，唯一完全不会手语的人。

身边的同学大多来自聋校，手语就是他们的母语，用起来得心应手，很快“打”成一片。而一路都在普通学校和健听人（听力健全人，也称“听人”）一起学习的陈华铭，“什么也不懂，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看懵了。

这种感觉，就像9岁的某天，陈华铭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懵了”：家里人冲他讲话，全都干张嘴不出声。他以为爸妈在跟他开玩笑，却没想到，开玩笑的是“无敌没收”他听力的老天爷。

二十多年后，陈华铭已经出任天津市聋人协会会长。他邀请耳鼻喉科专家为当地聋人做基因检测，分析致聋因素。交流过程中，他向医生聊起儿时经历，对方做出判断：9岁那年一场腮腺炎引起的高烧，应该就是导致他听力损失的原因——但在当年，受医疗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个医生能给出这样明确的结论。

在学校，陈华铭一直是好学生，不难想象，一个习惯了名列前茅的孩子，发现自己“上课听不见老师讲啥，下课没法和同学交流”时，是怎样的无助和孤独。但学习，或许是引他冲破无声世界的唯一出路。

陈华铭的听力损失严重，但发音说话的能力还在。他用眼睛和手代替耳朵，靠课前看教材，课上盯板书，课下抄同学笔记来学习。遇到不懂的内容，就追着老师问。听不到老师的回答，他就跟老师“笔谈”，请老师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总之弄不明白就不要休。”

凭着这股劲儿，陈华铭的成绩“比失聪之前还提升了些”。几年后，他考上了家乡的重点高中。接下来，他还想考大学、做天之骄子。没几个人相信他能考上。他的高中老师都知道这个宿舍熄灯后还点着蜡烛做题的聋人学生有多不容易，因而各尽所能地帮他。但提到高考，老师也摇头，“正常人能有几个考上大学的？你一个聋孩子，说不准。”

眼看距离高考还剩4个月，爱开玩笑的老天爷在陈华铭打篮球时绊倒了他。他“摔懵了”，这次是真懵了，他被摔成重度脑震荡，昏迷了3个小时，在医院躺了两个星期。

伤没好利索，陈华铭依然执拗地参加了高考，却几无悬念地败下阵来。幸好打击和转机同时出现了——

1992年，创立满一年的特教部决定在天津、山西、山东、江苏、吉林招收聋人学生，于4月进行单独招生考试。他稀里糊涂报了名，只想着多个选择多条路。突击学了两个月的机械基础知识，陈华铭去天津参加了考试。

陈华铭有些意外地收到了来自特教部的录取通知书。因为相信自己“没什么做不到”，初到特教部时一度被手语“懵住”的陈华铭拜同学为师，边用边记，不仅把手语学成了，还出人意料地厉害。今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开幕式上，郁丽华委员用铿锵的手语“唱”起国歌，视频一时间刷屏朋友圈。更多的人由此得知了此前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方案。陈华铭就是方案研究小组的6名成员之一。他和其他组员一起，把国歌歌词拆解成不同的词条，又南地北地收集了60多种“手语方言”版国歌。在不同字词的手语打法间逐个比选，最终形成了那个让全国人民为之泪目的标准版。

“这都是在聋人工学院打的底子好。”陈华铭笑着说。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的舞蹈队员们在学校的剧场里化妆时交流（五月十日摄）。这支特殊舞蹈队的队员全部是听障学生。舞蹈队成立二十多年来，一批批队员在舞台上收获了认可、掌声与赞美。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 比辞海还厚的档案，像妈妈一样的老师

“一年级获二等奖学金、1993年获天津市理工科优秀奖奖学金、三年级获一等奖学金、1994年（获评）校级优秀学生干部、1995年转入本科（学习）、（同年通过）计算机一级考试……”

陈华铭当年的荣誉，汪美林全都白纸黑字地替他记在了“档案”里。

1991年，一直在天津大学机电分校院长办公室工作的汪美林被抽调到刚刚组建的特教部担任行政副主任。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了7年，从零开始研究特殊教育，掏心掏肺手把手地帮了6届83名聋人大学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从无到有的过程。

从1991年9月11日特教部成立，首批6名聋生入学；到1996年4月2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的通知》发布，“创办天津聋工学院”被明确列入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再到1997年11月5日天津理工大学聋工学院正式挂牌，每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她都在现场。

不仅在场，她还把关键时刻和孩子们的成长足迹一并记录下来——特教部的新闻简报、重要文件的复印件、学生的证件照和生活照、奖状复印件还有写给她的信，她都留着，还在空白处认真真做好批注——7年，2555天，这本凝结着汪美林心血的“自制”档案，厚度超过了辞海。

汪美林今年67岁，早就退休了。得知记者来采访，她从箱子底把这本资料抱了出来，“这都是历史！”

在这本“历史”的前几页写着一句话，“不管困难多大，阻力多大，也要把高等工科特殊教育办起来，培养出我国自己的聋人工科大学生。”说这话的人是时任天津大学机电分校校长、激光专家巴恩旭教授。

1991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正式施行，残疾人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受此启发，巴恩旭教授提出了创办高等工科特殊教育的大胆设想，让中国聋人也能发挥形象思维好、动手能力强的优势，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陈华铭是汪美林迎进校园的第二届学生。时隔20多年，这对师生分别向记者提到对方，声音都激动地抬高了八度。“这是华铭！这也是华铭！你快都拍下来发给他看看。”汪美林嗓门儿大，天津口音纯正，她翻着厚厚的档案簿，找到陈华铭的照片就兴奋地指给记者看。

当年，陈华铭和两名同学从特教部大专毕业后，想转入机械专业的本科班继续就读。他们的想法受到了不少质疑：“特教部的学生，学得好，能和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吗？”但汪美林不管这一套，她让学生们写好申请，自己去帮他们跑手续。她没跟学生说过个中的辛苦，但陈华铭知道，“汪老师为我们跑了不少趟，求了不少人”。三个学生成功转入本科学习。怕孩子们跟不上，每当他们有课，特教部都会抽调一位老师陪他们一起听课，有不理解的地方，回来再配合手语一点点教。

“汪老师是我的恩师，人一生能碰到一个特别负责、把学生当孩子的老师，那是非常大的荣幸。”陈华铭言及汪美林，满是敬重。

## 记着学生的一切，忘了自己是“领导”

30年一晃而过，当初的特教部已经发展为拥有4个专业、6个全纳教育专业、3个研究生专业的“聋人小清华”。新一代的“聋工人”对汪美林大多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汪美林和聋人工科教育开拓者当年坚持的很多东西，

却如无形资产般传了下来。

王晓鸥是“80后”，今年是在聋人工学院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按照学院每年100人左右的招生规模来算，从2011年担任学院专职辅导员到现在，他见证了超过1000名听障学生的成长历程。虽然没有用纸笔记录，但他的脑海里，也存着一本厚厚的学生档案。

记者请这位资深辅导员推荐几位学生代表作为采访对象，他开始“调档”——闭上眼睛，短暂思考，然后报出一个名字：“在校生的话，梁一帆吧。普校毕业，2016年从河南考过来，学的是艺术专业产品设计方向。发音是从小练的，讲话很清楚，手语是本科阶段现学的。现在手语、口语交流都没问题，还能做手语翻译。全国第十届残运会闭幕式的时候，她做过舞蹈手语指挥；疫情期间还给武汉的聋人录过防疫的手语视频。她评上了2019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2020年我们学院有了首批单考单招的硕士研究生，她刚毕业又考回来了。”

“全纳专业的毕业生……我们的全纳专业是2013年开始招生的，因为要和健听生一起在其他学院上专业课，所以招的都是听力、口语好一些的学生。第一届有个学财务管理的学生刚毕业就被渣打银行定向招走了，但我得看看，我把她的QQ号存哪儿了。您要是着急采访的话，可以先联系吴俊玮，现在上大四，专业是工程造价。适应能力很强，成绩也不错，还帮着老师做一些学院的党务工作。”

记者惊异于王晓鸥对学生的了解程度。近几年加入聋人工学院的年轻辅导员们，私下都管他叫“大神”。因为他手语好，更因为他对学生的用心和关注。王晓鸥每周要上两堂思政课，学生党务等日常工作也由他负责。即便日程表已经排得很满，碰到学生身体不舒服，他还要挤出时间陪学生们去看医生，“一般的头疼脑热其他辅导员带着去就行，要是比较严重或者病因复杂一些的还得我去，要不万一症状翻译得不准，就出大事了。”

因为听障生群体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口语和手语水平各有不同，所以聋工学院在制定教学和帮扶计划时，特别强调“一生一策”。“每个学生的情况，我们都要记清楚。”

王晓鸥唯一记不清的，大概就是自己的职务了。“现在……应该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他说在聋工学院，主要负责讲课的叫老师，做学生工作的叫辅导员，所有人都时刻准备着为听障生服务，“没有什么领导的概念”。

按照王晓鸥提供的学生代表名单，记者开始联系采访对象。

梁一帆和张淇轩都是聋工学院未来制造设计工坊的成员，接通视频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成都参加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我们的作品叫《艺术与科技共舞》，刚拿了艺术实践工作坊类一等奖。”梁一帆白净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可能因为激动，她的语速挺快，除了吐字时偶尔加重的鼻音，你很难意识到她是一个听障生。她自己倒不避讳，用流畅的手语把记者的问题翻译给张淇轩看。“没什么好避讳的啊，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聋人学生。”

吴俊玮今年大四，谈起毕业找工作的事，他显得胸有成竹。“工程造价是一个新兴学科专业，在国内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工程造价专业的开拓者就来自我们天津理工，我对自己的就业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 “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我乐意来”

最后一位学生代表没有出现在最初的采访名单上，她叫王慧，聋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2015届毕业生。王慧是天津宝坻人，大学毕业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宝坻，无论求职之旅还是人生之路，似乎都退回了原点，她和母校的老师同学也就此少了联系。

大半年前，在宝坻区残联的介绍下，王慧在当地一家助残就业基地找到了工作。这个名为“阳光福乐多”的助残基地同时还是一家养老院，140多个老人和近50个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生活在同一个大院里。创办人田丽超依托着自家开的养老院，几乎靠贴钱为这40多个家境清寒的残障孩子撑起了一方天地，对他们进行简单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学着用双手养活自己。

王慧去应聘的时候，田丽超正在忙活一件大事，她要帮基地里智力残疾程度较轻的孩子掌握洗衣熨烫设备的操作方法，再为他们开一家对外营业的洗衣店。“将来让孩子们赚上工资、交上社保！”这个美好的设想当时还停留在初始阶段——洗衣设备已经拉进了院、通上了电，孩子们也兴奋地系上了统一的白围裙，但在熟悉这些“大家伙”动辄20步以上的作业流程之前，他们只能拿自己和他人的衣服“练手”。

田丽超想把指导孩子使用设备的任务交给王慧，但她也很清楚，“有花销没进账”的局面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没办法给王慧开出“天津理工大学毕业生”身份相匹配的工资。田丽超开门见山地问王慧：“我们这儿能留住你吗？”王慧回得也直接，“能留住。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我乐意来！”

今年1月，记者到“阳光福乐多”采访田丽超时，偶然遇到了王慧。她守在熨烫机前，看基地里的小伙子熨一件西服。王慧比小伙子矮一头还多，神态却像个教孩子做家务的妈妈；只看不出声，但毛衣袖子已经撸上去了，仿佛时刻准备着，一旦出现问题，迅速上手帮忙。

“她真就像个母亲一样！”田丽超说，基地里的孩子们智力有障碍，却能准确地判断谁是真心待他们好，所以才“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王慧的”。田丽超于是放心地让她把更多工作交给王慧，让她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

最近，王慧新接手了一项任务。他们的洗衣房快要正式营业了，王慧负责教基地里的孩子们跳舞，到开张那天表演给大家看。

“阳光福乐多”有自己的短视频账号，田丽超会把孩子们生活中的小趣事、小才艺传上去。这次的舞蹈，无疑将成为一段“重磅视频”。王慧一点也不马虎，像当年聋工学院舞蹈队的老师那样，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纠正动作。

田丽超说，尽管手头的活儿越来越多，但王慧从没跟她说过，“我是残疾人，你们应该特殊照顾我！”相反，王慧给她发微信表过态，“会干的活儿我都愿意干；不会干的，我愿意学。”教孩子舞蹈，显然是王慧“会干的”，田丽超兴奋地给记者形容，“她跳起来可漂亮啦！”

后来，记者把这个不太符合世俗成功学标准的故事，讲给了聋工学院几位记得王慧的老师。听完，所有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健谈的英语老师李于刚抬起头来，笑着说，干了近二十年的聋人教师，他常告诉学生，盼着他们能够“从聋到龙”，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融入社会、自食其力；也常鼓励他们再走远些，去更大的舞台上试试身手。但他心里，还一直藏着一个个奢侈的愿望，“都说老师是蜡烛，可以照亮孩子的人生。我就盼着我们学院教出来的学生，都能变成小小的光源，照亮他们身边的人，哪怕只有几个也好。让光亮传递下去，才是当老师最大的意义。”

李子刚鼓励学生们要“从聋到龙”，却不好意思把“成为光”挂在嘴边，因为他知道那太难了，“健听人也很难做到。”但他和同事们却惊喜地发现，这三十年来，有许多从聋工学院毕业的学子，用各自的方式实现或者接近这个目标。

“王慧做到了。”李子刚看着记者，语气郑重、眼光温柔，像汪美林说起陈华铭，“她是我的骄傲。”

## 江西：兑现“柴米油盐”之诺

（上接1版）累计投入资金178亿元、完成26万户贫困户危房改造……

从注意群众的“柴米油盐”，到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岁月递增，民生优先的理念一脉相承。

## “生态美”与“百姓富”同频共振

一艘皮筏艇、一个装垃圾的箩筐、一顶能遮挡烈日的草帽、一部记录工作的手机，这是江西靖安县北潦河双溪镇沙港电站至洪背堰段的“认领河长”甘立林巡河的“标配”。担任认领河长已第5个年头的他，亲眼见证了这段水域的变化，“以前一天能捞几筐垃圾，现在半筐也捞不着”。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

从20世纪80年代被联合国专家誉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典范的“山江湖工程”，到今天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江西始终把绿色生态作为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江西凝聚“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共识。近年来，江西积极开展全流域治理，努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全省107个开发区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厂140座，7481家“散乱污”企业基本完成分类整治，全省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95.6%。2020年，江西全省森林覆盖率63.1%，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94.7%，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江西在全省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将土地、林木、水资源等生态资源“入账”，并探索对生态资源开展价值评估，让绿水青山不仅可以“定价”，还可以“折价”变现。

位于武夷山区的江西资溪县，生态优良。当地借鉴银行“贷存理念”，把各类生态资源通过租赁、托管等方式收储整合，再引进金融资本，开展生态资源所有权、经营权的抵押融资创新。截至2021年4月底，资溪县各类生态产品权益贷款余额24.66亿元，占全县总贷款余额的37.22%。

如今江西的“生态美”与“百姓富”同频共振，好生态变好产品的增值“溢价”效应日益显现。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丫山景区，村民黄晓秀把家里闲置的山林和耕地“折价”入股景区，从靠山吃山的农民成了景区“股东”，一年的分红加上务工工资收入超过10万元。

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绿色产业快速发展，江西绿色经济含量进一步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省大力实施旅游扶贫工程，通过旅游就业、农产品销售、临时用工、经营性收入、资产入股等方式，带动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吃上旅游饭。

## “老传统”再创新 “新名片”更出彩

增添新名片，告别老印象。过去给人以欠发达老区形象的江西，正不断创新发思路，紧盯新一轮科技革命大势，物联网、VR产业、大飞机等成为江西一张张“新名片”。

几年前，江西鹰潭提出以移动物联网为依托建设智慧新城，有人担心它只是个概念。如今，当地聚集了200多家物联网企业，物联网核心及关联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400亿元。

作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诞生地，江西紧盯航空产业频频落子布局，制造C919大型客机超四分之一机体，成立全国首个省局共建的民航适航审定中心、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空域管理暨通航飞行服务保障院士工作站……近年来江西航空产业蓄势腾飞，2020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航空产业制造规模居全国第三。

江西的不仅是新产业。江西以“互联网+”、工业4.0、跨界融合等改造提升传统工业，实现传统经济再创新。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江西脉动智能制造时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大门内，一幅“云图”尤其吸引人：大屏上滚动着企业实时销售数据。公司产品负责人林军介绍：“通过云技术，我们可掌握哪些产品、哪些城市、哪些时间段卖得更好，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生产、投入广告。”

依靠创新驱动，加快“智造”步伐，短短数年，于都县集聚各类纺织服装企业3000余家，全行业产值500余亿元，带动8万多人返乡创业就业。

新增长点加速培育，势头正劲。江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年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3.7%、38.4%、40.9%。

新动能持续增强，发展后劲未来可期，创新驱动下，江西发展质量成色不断提升，新征程的路越走越宽广。